

將我如河豚棄置沙灘上

李璐

一九九〇年生，現就讀於師範大學國文系。面對剛起步的寫作及人生依然有些迷惘，老師曾說過，要像與生命重逢那般珍惜地去寫。也許，若溫柔待人，生命會比較容易吧。

小兔：丟棄自己聲音的少女

老鼠：少年

廠長：年老的囚犯

聲音：小兔的聲音

醫生：小兔的心理醫生

女人：老鼠在下水道遇到的女人

女孩：醫生的女兒、老鼠過去的同伴

第一場：新世界

小兔站在高臺上，場上很暗，只有小兔處亮著。

小兔：我決定不要說話。我說出來的都是謊話。謊話不好。他們叫我不說。我可以和任何人

談任何事。我是鸚鵡。我不是鸚鵡。

老鼠上，從舞臺一側彷彿在水中掙扎般大步走向另一側，燈光跟隨他，彷彿探照燈般在場上來回梭巡。老鼠停下，頹坐在地，大口喘氣。

探照燈停止。

老鼠：終於可以呼吸了！

小兔：我不能呼吸，他們掐著我的脖子，叫我不說謊。可是沒辦法，你們不能不要我說謊，又要我說話。

老鼠：我在這裡，活著，雨不斷下著，海浪在我腳邊，身上滴著髒水，衣服被染成土黃色，沙子卡在耳朵裡，還差點被一隻破靴子打暈。

小兔：我假裝丟垃圾，溜出家裡，來到大樓最深處，比地下停車場更下面，我知道，有個螺

旋梯……家裡的垃圾已分類丟進回收桶，我要把我的垃圾丟掉，只能丟在這裡，這條水溝，這條河，土黃色的河，我把沾了經血的內褲也丟在這……沒法分類，聽說十三樓的女孩子丟了整箱情書，有人丟掉前夫送的戒指、優良員工獎牌……大家把不要的東西往裡面丟。河繼續流。把那些東西帶走。

老鼠：我在這裡，瘦瘦的腳陷進沙子，泡水發皺的皮膚，心臟怦怦跳著，世界不見了，我逃出來，敲打聲、按鈕、機械手臂，那些日夜不停的噪音都消失了。那些人，他們扭著我的大耳朵，要我聽話，現在也消失了。不管是給我麵包還是掃把的人，都消失了。

小兔：一個不用說謊的新生活。（停頓）把我的聲音丟進去。轉身，上樓，河繼續流，假裝沒有這件事情，繼續過正常生活。

小兔下，小兔處燈暗。



老鼠：我被捲入漩渦裡，全世界最糟的事情都在那裡，我想吐，卻只喝到水，味道像是……像是……算了。我只有抓到一把聲音，走音的歌，像從KTV包廂裡傳出來。我抓著它，等漩渦把我拉進去或吐出來，不高也不低的女孩子聲音，平平的。

走音的歌聲，小兔的聲音。

老鼠：我望向四周，希望看到另一個人，這是城市之外嗎？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？我只確定這裡不是……不知道該叫「監獄」還是「工廠」……要是能看到另一個人就好了，卻什麼也沒有。（張開自己的手心）喂，爲什麼你還在唱歌？

燈暗。第一場結束。

這些聲音帶走，沒有力氣發出聲音，那些聲音變成海上的泡沫。（停頓）這幾天我都吃鯨魚肉，還有海豚，我不知道哪裡有毒，應該沒有，牠們被聲音嚇得驚惶失措，衝上岸來，趁牠們還沒渴死，我殺死牠們，喝新鮮的血，用小刀把肉切下來吃。

聲音：你好殘忍。

老鼠：我要活下去，和你一樣，我也不想消失。牠們太大、太重，我沒力氣把牠們推回海裡，就算成功，牠們也會瘋狂地再次衝上岸來。

（停頓）我不能每天都吃這些，我想喝水、吃紅豆麵包還有炒高麗菜。

聲音：這些東西裡都有啊。

老鼠：對，我要去城裡散步，買東西、吃東西，在那之前，幫我在附近找點體面些的衣服。

聲音：那我呢？

老鼠：你可以躲在我的口袋，不能說話也不能唱歌，更不能尖叫。安靜一下，你不會不見。

第二場：夜間散步

老鼠坐在場上一角，場上很暗，只有老鼠那邊亮著，小兔的歌聲持續。

老鼠：你可以不要唱歌了嗎？

歌聲停止。

聲音：可是，我想。從前沒有人准我唱，我搞砸了

合唱比賽。

老鼠：你一直走音。

聲音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怕安靜下來就會消失。

老鼠：和我說話好嗎？你不會消失，也不用一直唱歌，海灘每晚都是你的聲音。

聲音：這海灘很安靜。

老鼠：因爲它已經死了。太多聲音了，海浪每天把

老鼠下。燈暗。

小兔躺在一個平臺上，場上很暗，燈光打在她身上。

小兔：我喜歡晚上出門，不做什麼，散步，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都很高興。媽媽不喜歡我去，附近很複雜，有三間酒吧和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廳、速食店、網咖。晚上很安靜，可以在馬路上前滾翻。早上很亂，所有人提著東西跑來跑去。奇怪的事往往發生在早上，穿制服的國中生從計程車出來，往學校的反方向走。穿著別的學校制服的女孩子在捷運站哭泣，大家都假裝沒有看到她，我走過去，在她旁邊站了一會，也哭了起來。

長沉默。



小兔從平臺上坐了起來。

小兔：我改成白天散步，不上課的時候。我熟悉城市南區每個巷子的弧度，地上的坑洞、排水溝。我喜歡電線杆，也喜歡到處拍照，變電箱大都不美，除非有人塗鴉。我走不了太遠，其他地方要搭公車去，我不喜歡公車，人多時很不舒服，公車繞過城市的中心，高聳的水泥牆，把煙囪關在裡面，有很多聲音發出來，但聽不到人的聲音。我不喜歡人，喜歡人唱歌，比起演奏，我喜歡聽人唱歌。媽媽叫我不靠近工廠，城市的中心像發生過核爆又重建，公車經過的道路都離工廠遠遠的，鐵絲網圍住長滿野草的工廠，鐵門上有把大大的鎖，只有一條道路可以進去或出來。我喜歡那裡。我喜歡站在鐵絲網外面看著水泥牆、煙囪、野花。

媽很想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，好嗎？多跟朋友聊聊也可以。過兩個月，適應藥效後，你可以多出去走走。

醫生脫下醫師袍，放在平臺上，下場。

小兔處燈暗。

老鼠上，提著兩大袋塑膠袋，裡面裝滿東西。

老鼠處燈亮時，小兔已離開平臺。

老鼠看見醫師袍，穿上。

老鼠：這樣不錯吧？

聲音：我喜歡這件的口袋。又大又舒服，還不用和其他東西擠在一起。

醫生上。

小兔看見醫生急忙躺回平臺。

醫生在小兔身旁的平臺坐下，彷彿在操作電腦。

醫生：這星期感覺如何？

小兔：我不能說話。

醫生：還頭暈嗎？那是藥的副作用，過一陣子就習慣了。（停頓）別去人多的地方，最好有人陪你。失眠好點沒？你媽媽告訴我，你會半夜出門，她很擔心你。

小兔：我沒有辦法說話。真的。

醫生：頭痛也沒有好轉？我一樣開兩星期的藥給你，原本一天吃兩顆的，白色圓形那顆，你改成吃三次。吃完飯再吃。還有問題嗎？（停頓）心裡話要說出來，大家都會聽，你媽

老鼠：你要吃什麼？麵包？洋芋片？還是巧克力棒？

聲音：我不要吃這些，我吃別人說的話，我才能說話。

老鼠：我還以為要幫你買喉糖。

聲音：我又沒有喉嚨，我什麼都沒有，只能一直講話。沒有人要聽我唱歌。

老鼠：不管我穿什麼衣服，你總得和一點東西擠一擠，不然我們也沒法子買這些果汁汽水。

聲音：我想喝果汁。

老鼠：你要怎麼喝？

聲音：你喝，告訴我是什麼感覺。

老鼠：嘿，你想喝啤酒嗎？冰透的啤酒，剛從便利商店的冰櫃拿出來，離海邊最近的便利店，專門賣給觀光客和流浪漢，夏天的滋味。

聲音：我沒有喝過。



小兔走到舞臺另一側，小兔處燈亮。

小兔在舞臺上隨意遊走，燈光跟著她。

小兔：從沒看過那麼多人聚在便利商店門口，黑皮膚白皮膚黃皮膚褐色皮膚，金頭髮紅頭髮藍色頭髮，藍眼睛綠眼睛黑眼睛，放大片和假睫毛，黑人頭，大波浪，小禮服或牛仔褲，男男女女，手上拿一瓶酒，廉價的小瓶威士忌、玻璃瓶啤酒，或猛灌便宜紅酒。他們用各種語言聊天、調情，說我熟悉或不熟悉的單字，每個星期三，晚上十點到隔天早上五點，他們排隊在便利商店買酒，喝酒、抽菸，我去買關東煮，給店員一個「你辛苦了」的笑容，店員有氣無力地擺擺手，偷偷遞給我一張集點貼紙。

聲音：啤酒好喝嗎？我以為酒很苦。

老鼠：要冰得涼涼的，不然感覺有點黏膩，（開啤酒

們踩水玩，把牛仔褲捲起來，水沒有想像冰，不能到太深的地方。我的拖鞋被海浪沖走，變成一個藍色的點，越漂越遠。

老鼠掏出四五個皮夾，打開其中一個查看。

老鼠：信用卡，丟掉。書店會員卡、飲料集點卡、身分證、提款卡、借書證、健保卡……會員卡也許可以留著，其他丟掉。

聲音：你喜歡看書嗎？

老鼠：喜歡，但我不太買書，去書店借幾本，回家看完放回去。沒有人知道。

聲音：講故事給我聽。

老鼠：等一下，你覺得我把皮夾留下來好？還是把錢留下來就好？

聲音：什麼樣的皮夾呀？

老鼠：我講皮夾的故事，你告訴我我要不要這個皮夾。（停頓）第一個是紅色皮夾，看起來像

喝）流過喉嚨時有點苦，但麥子的味道很香，甜味咕嘟咕嘟溜進喉嚨深處，從胃袋涼爽起來，比冰汽水更棒，汽水沒有刺激感。

聲音：因為汽水是甜的吗？

老鼠：只有甜味不好喝，所以汽水才有氣泡，果汁才有點兒酸。（停頓）這些東西應該夠吃一兩星期。我們來幫別人丟東西。

小兔：大年初一，爸爸開車帶全家去海邊，一直塞車，看到海後人就少了。頂著大招牌的海產店，似乎很久沒有開張了，玻璃裡都是灰塵，桌椅排得整齊整齊。黏著海岸線的咖啡店擠滿了人。我們到以前去過的海邊，店鋪的鐵門拉下來，沒有賣泳衣和游泳圈。「沖水一次二十元」，塑膠板在風裡晃來晃去。我們沿著步道走到海邊，換上拖鞋，沙是灰色，海是藍色，岸邊有很多垃圾，紅白塑膠袋、用過的保險套，一些大的樹枝。很多河豚被丟在沙灘上，釣魚的人知道牠們不能吃。我

鱷魚皮，其實是塑膠皮，壓出花紋。從穿著短裙的女孩子那邊拿來的，背著新流行的粉紅蝴蝶結皮包，手上捧著花，走路一跳一跳的。

聲音：鱷魚皮是什麼聲音啊？

老鼠：（敲敲皮夾）不是鱷魚皮，這是假的，合成的。

聲音：要先合成鱷魚再剝皮嗎？我們會聽到鱷魚臨死前的呻吟嗎？

老鼠：不會，你會聽到機器轟隆轟隆的聲音，把原料倒進機器這頭，另一頭就會刷刷地跑出來。這種塑膠皮革，這是一種布料。

聲音：還有別的吗？

老鼠：只有錢和身分證、健保卡、駕照，一個穿白襯衫和西裝褲的男人把這皮夾放在褲子口袋裡。他坐在機車上講電話，看起來很沮喪。黑色，也是合成皮，仿造牛皮。

聲音：也讓我聽聽看。



老鼠：（敲敲皮夾，又拿起另一個，也敲一敲）上面有羊的圖案，是帆布做的，你知道羊嗎？

聲音：大家都喜歡的羊嗎？

老鼠：對，這說不定是我做的。我在那工廠待過一段時間。有借書證、二手書店會員卡、提款卡、郵票、咖啡店的名片和一些手寫的電話號碼。主人是個戴眼鏡，背帆布後背包的女孩，她的長髮很香，走路有點外八。（停頓）對不起，我想留下這個。

聲音：好呀。我不討厭羊。它們的廣告很有趣，播一小段輕音樂，沒有臺詞。很安靜。

老鼠：我把錢拿出來，其他丟掉。

聲音：有超商集點卡或貼紙嗎？我想要一個音樂盒，其他的音樂盒也可以。沒有聲音我會慌張。

老鼠：我們先在這一陣子好嗎？我和你說話，講故事，等東西吃完了，我們再去買音樂盒。

聲音：是不是有皮夾就一定會被偷走或丟掉？

子。

老鼠：（把玩手上的錢包）我一直搬家，小時候，記不清楚了，一個公寓換過一個，四歲，被媽媽帶離城市。到外婆家，媽媽和外婆吵架，我被留在外婆家，媽媽走了，沒有再回來。外婆很兇，五點要起床，像軍人。她有點迷信，討厭貓，她說貓會帶來厄運，在路上看到黑貓橫著走，會馬上倒退三步。我哈哈大笑，她狠狠敲我的頭。六歲，在鄰居車子底下看到一隻好小好的貓，綠眼睛，鐵灰色斑紋，我回屋裡拿東西餵牠，牠喵喵叫，跟我回家。外婆很生氣，拿掃把趕貓，我抱著牠，被打得好痛，臉也刮花了。貓嚇跑了，躲回車底。我一樣餵牠，偷一點剩菜，偷偷居的狗食，偷偷養在後院角落，芭蕉樹下。外婆眼睛不好看不到。有一天外婆看到我，劈頭就打，用桌上的牌尺，我知道貓被趕

老鼠：不管你有什麼，最後都會自己長腳走掉，所以我什麼都沒有。

聲音：我需要你。不要走掉。

老鼠：我跟你講一個故事，羊的故事。

燈暗。第二場結束。

第三場：羊工廠

場上很暗，印有羊標章的箱子在場上不斷增加。

各種大小的箱子都有，箱子只有大大的羊標章。

羊標章簡約、溫暖、可愛、容易辨識。

老鼠處燈亮時，老鼠依然待在角落，遠離箱

走，不會回來了。我一直哭一直哭。過了幾天，我在巷口的大榕樹上看到小貓的腳垂在空中，一晃一晃。（停頓）「死貓掛樹頭，死狗順水流。」（停頓）我夠大之後，連信都沒寫，收點東西就來到城市，年紀太小，沒人肯讓我工作，我撿便利商店丟掉的麵包和便當。那時我還不是老鼠。不，我一直都是老鼠。外婆沒有來找我。我知道她死掉時，她已經死掉很久了。我在工地打工、做雜事、跑腿、搬磚頭。下工後，大家都回家了，我沒有地方去，睡在工地裡被蚊子叮。有貓舔我吃光的便當，我要摸牠們時，牠們都狡猾地逃走了。小孩子沒法做粗工，工頭發給我薪水，要我回家。我沒有地方回去，我說。他走開了，沒有聽到。我偷別人的悠遊卡，拿去不同的捷運站退錢；我偷走皮夾，把卡片剪碎丟掉；我偷走手機，沒有要打給任何人，我拿去賣，沿街賣，沒有店家要買。



最後在一個小巷被攔下，他們和我是一樣的人，看一眼就知道，他們把手機拿走，給我錢，要我盡量去找東西給他們，他們叫我「老鼠」。

紙箱處燈漸亮。

老鼠離開原處，走入紙箱堆旁。

隨著老鼠獨白，紙箱往老鼠處移動，彷彿有生命似的，逐漸將老鼠包圍，最終淹沒了他。

紙箱在舞臺上繼續變得越來越多。

老鼠：老鼠總會被抓。他們送我進羊工廠，很多人一起搭巴士，往城市中心開，沒有人說話，只有引擎運轉聲。我坐窗邊，只有一條路可

燈亮，場上保持原狀。

老鼠：救救我！有人嗎？這些箱子塌下來了，我在裡面！

廠長上，把圍住老鼠的箱子搬開。

廠長：新來的？你要待多久？

老鼠：我忘記了。時間到他們會放我出去。

廠長：也許會，也許不會，看你表現。（停頓）很明顯，我想有困難。你負責哪個區域？

老鼠：這裡。裝箱，打包，這是我今天的進度。

廠長：其他人叫我「廠長」，我是工廠的負責人。

老鼠：我叫老鼠。

廠長：很好，不要回答編號，我和你一樣。他們怕我，你們也怕我。自從監獄民營化之後，他們發現這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。告訴我意外發生的原因。

以進出，雙向車道，筆直的柏油路，我和印著羊商標的卡車錯身而過，水泥灰牆，鐵絲網，裡面開滿了白色不知名的野花，我想打開窗戶摘花，窗戶被封死，只能貼著玻璃看。風吹過大片荒地，小白花像海浪一樣起伏伏。羊工廠沒有窗戶，只有機器，我負責把機器裡轟隆隆跑出來的東西裝箱，封好，鑰匙圈、筆記本、手機吊飾、布偶……沒有新東西，就組裝紙箱，五點起床，九點睡覺。在工廠裡面，每天一樣，我沒有數，時間自己過得很快。中午在工廠旁走走，有一圈鐵絲網，一個小小的籃球場。我繞著籃球場走，小白花探頭進來，我摘下它，湊近鼻子。

燈暗。

長沉默。

老鼠：沒什麼，我有點分心……

廠長：你的聲音？為什麼還留著？

老鼠：我應該有這個自由吧。

廠長：這對你不好。勞動勞動勞動，睡覺時不會抓得那麼緊，你的聲音會自己剝落，掉到下水道去，和廢水、垃圾一起排出去。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，試著更投入一點。

老鼠：不要。

廠長：沒關係，我們禁閉室見。

燈暗，第三場結束。

第四場：病患

醫生躺在一個平臺上，場上很暗，燈光打在他身上，如第二場的小兔。

醫師袍摺好，疊放在平臺上。



醫生：我們說好，不逾越原先的立場……事關病人的隱私，是，我必須和你說，因為我他媽的快瘋了……好吧，我叫這個案「小兔」，她看起來很害怕……很無助。爲了這個小妹我簡直想跳海，你聽了這話就會幫我開藥，過幾天你會到鋪滿該死螢光橘軟墊的病房看我……幹，我還不想落到這步田地。我得和你說小兔的事。她總有一天會像我女兒一樣，一句話不說就不見了。小兔十六歲，高中生，很瘦小的女孩子，她被那個誰，一直升不上去的……我說，被另一個醫師轉介到我這裡，有偷竊癖……有一天她媽媽發現她割腕自殺。那天她被店主扭送警局，不是大事，只是店主堅持要叫家長來，最後和解了。

長沉默。

雖然我他媽的只是沒事幹。她去女兒的房間睡覺，因爲她喜歡半夜看書，我需要睡眠。家庭主婦起得很晚，下午去超市逛逛，晚上給我吃剩菜。說不出來幾年沒做愛了。在床上她總像冷凍鮭魚一樣動也不動。我半夜醒來，以爲她不見了，事實上，她很久沒有和我睡在同一張床上了。我打開女兒房間的門，發現她睡得好極了，呼吸均勻。我真想不透是爲了什麼。

小兔上，在舞臺上隨意遊走，燈光跟著她。

小兔：小時候的海邊開滿牽牛花，紫色、桃紅色，綠葉密布岩岸，像石頭開花。太陽很大，媽媽爲我戴上草帽，七歲的夏天，沙子很燙，我跳著前進。海水像透明蘇打。沙灘與岩石的落差之間，疊著一座座簡陋的水泥更衣間，沖水二十元，熱水三十元。我穿著粉紅

醫生：不對，我記錯了……不是她……現在的小孩真是有夠脆弱。之後，小兔開始不說話。可能是恐慌症，或是打擊太大暫時失語，憂鬱症，我個人較偏向憂鬱症和恐慌症的綜合，當然，不排除精神分裂的可能……吃藥沒有改善，也無法對症下藥……病人根本不說話。去他媽的精神治療！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，精神病院裡有個病人撐著傘，蹲在地上，爲了瞭解那個病患，主治醫生也跟著撐傘蹲在那……好幾天，病人終於和他說，「你也是香菇嗎？」媽的，香菇！會不會她最後也來這一招，其實她是木耳……每天我回家，桌上有熱好的飯菜，我太太捧著碗在沙發上看連續劇，動都不動，連說話都不太理我。我向她打聽角色之間的關係，發覺這根本是個躁鬱症編劇寫出來的，劇情充滿破綻，還有伊底帕斯情結。我受夠了，買了另一臺電視，給她看連續劇，我在書房看政論節目，

洋裝，和姊姊互相潑水，衣服溼了直接脫下來，放在石頭上一下子烤乾，身上、衣服上滿是鹽晶。姊姊得去更衣室，媽媽說她夠大了。（停頓）只有姊姊的信不用被拆開。姊姊很早離開家，我們約好一直寫信，直到全世界的郵局關門。（停頓）她沒有失蹤，她一直寫信給我。沒人想知道她在哪裡，在做什麼，除了信件，我們都假裝沒有這個人。

醫生：我老婆真他媽瘋了……她把女兒書架上的書一本本拿下來看，都是我們年輕時代看的書……你知道，大學時喜歡裝作自己什麼都懂，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，《異鄉人》、《變形記》、存在主義……當時還有讀書會，和女性主義者，對，那群兇得要死的女人……包括我太太，二十歲、長髮，還沒有發胖。（停頓）當時怎麼看得下去？全是絕望的人胡言亂語，我不懂沙特爲何被奉爲經典，他大概需要吃上幾噸的抗憂鬱劑……老婆問我爲什麼



放任小孩看亂七八糟的東西，看了只會想自殺，我對她大吼，那我和你他媽的爲什麼不大學就去死！

長沉默。

醫生：媽的，那時死了倒是不錯，省得製造麻煩。

這社會根本他媽不是人過的。她把書摔在地上，問我爲什麼不關心孩子，我是醫生，應該知道孩子怎麼了，她哭著說，她看了女兒的日記本，這孩子從國中就一直想自殺……幹他媽的我哪來這麼多時間。參加家長會、懇親日、鋼琴發表會……從小帶她去溜直排輪，接送她學畫畫，現在連她看什麼書都變成我的責任了？家庭主婦真輕鬆，只負責做便當和洗碗，好好一個人，成績好，喜歡看書，怎麼會莫名其妙跑掉？不是媽媽的問題是什麼？我有做錯什麼事嗎？

裡，我和姊姊看彼此一眼，踢著地上的灰塵走出去。陽光很大，刺得我們睜不開眼睛。那是我最後一次和姊姊出來玩。（停頓）冬天的博物館鐵門深鎖，沒什麼精神的黑狗嗅嗅菸蒂，掉頭離開。

小兔走到平臺旁，坐下。

醫生：我把合照收起來，那瘋女人看到就哭哭啼啼。根本不該結婚，也不該生什麼小孩，我和她都會老到不能動，我們就關在像棺材一樣的空屋子裡面，等一個不會回來的人……去她的孩子！就當她從來不存在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不想他媽的一輩子和該死的罪惡感耗！首先，我們養她十九年，衣食無缺，要走要留是她的事情，她也許早因約會強暴而淪爲妓女，或嗑藥過量被棄屍深山，只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……我也不想知道。（停頓）

長沉默。

小兔：冒著風沙走上步道，水泥搭建的更衣室被怪手一爪子刮平，水管外露，只留下模糊的紅漆。觀光餐廳的白色假鋼琴泡在灰色積水裡，看起來灰撲撲的。野狗四處跑，對我們吠叫。賣涼水的小販不見蹤影。林投沙沙作響。一座小門，有小小的鐘和十字，偶像劇最常出現的景點，純白色，襯著藍色的海、藍色沒有雲朵的天空，陽光，海浪拍打岩石，新人交換戒指，發誓永不分開。那座門的白漆褪了，顯出鏽斑。小時候我們也在這拍過照，媽媽說，爸爸一言不發地往前走。再來是博物館，我和姊姊曾在裡頭看過雜亂堆放在地的展覽品：老鷹和甲蟲標本、巨大的樹木化石、水晶、法老王的黃金面具……日光燈一閃一閃，法老王面具前的告示牌要我們許願，願望完成時，你得再次回到這

今天到此爲止，我受夠了。

醫生站起身，小兔拿起一旁的醫師袍，爲他穿上。

醫生：開藥就免了，什麼時候帶你老婆一起吃個飯？（停頓）這樣啊……只是不想老在這種地方見你。

醫生下。

小兔躺上平臺。

小兔：姊姊離開很久，我才收到第一張明信片，太魯閣的百合花，郵戳是墾丁，不知道誰放在我桌上，沒人再提過姊姊的事。沒有尋人海報、沒有報警，也沒有列入失蹤人口，姊姊收了東西，自己走出家門。明信片只有一句



話：「我好像不太適合當這個家的孩子。」

燈暗，第四場結束。

第五場：監獄

老鼠站在一個紙箱裡，廠長在外頭，場上很暗，燈光打在老鼠身上，廠長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，彷彿是一場審訊。

場上四處堆滿紙箱。

廠長：我真搞不懂你。這樣很好玩嗎？現在每個人都在傳你的事，停工半天，瞧他們樂的。爲什麼要砸壞機器？

老鼠：我不想和你們玩遊戲。我總會出去。

廠長：不管裡面或外面，最後你都會失去聲音。早點適應對你有好處。這是法則，假裝不知道

也不會消失。

老鼠：老鼠走到哪裡都是老鼠，聽話老鼠和笨老鼠一樣是老鼠。我知道我還會回來。

廠長：你真奇怪，難怪他們又怕又恨，你和我一樣，天生反骨。那時還不是「工廠」，要不是我當家作主，恐怕也會大鬧一場。現在你打算怎麼辦？一個人關禁閉到出去？還是要我們給你更多的工作？

老鼠：他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。如果你和我一樣，怎麼會變成他們的走狗？你的聲音呢？

廠長：我賣掉了。你跟我生氣沒有用，這樣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。（停頓）還是美術專科生時，我打人被關禁閉，有個穿西裝的人來看我，他喜歡我的畫，問我要不要幫他們設計公司的代表圖案，溫暖、堅定，像家對人一樣，有永遠的吸引力，他們給我畫具和一筆不小的金額，讓我的妹妹去上學——我馬上答應。我不知道自己把聲音賣了。（停頓）工

廠到處都是我畫的森林、瀑布、暴龍和始祖鳥，他們要加入標語，愛國愛家愛社會，

找了個字寫得好看的傢伙去，在暴龍的頭上畫上一個藍色圈圈，用白漆寫上一個大大的「愛」字。我揍了他一頓。

老鼠：我也會這樣做。有人抓走我們保護的女人，我把他們都打跑了。

廠長：有你的。（停頓）他們把圖案收爲己用，挺狡猾的，和現在的利益比起來，我只得到灰塵。大家都討厭我，還有羊。但外面的人喜歡。

老鼠：我沒什麼感覺，只想知道……你畫那張圖時在想什麼？

廠長：啥也沒想，只想著那筆錢——學費、妹妹的制服和課本，她會喜歡的東西。我母親不願意來看我，她說對不起過世的父親。我告訴他們我家住址，拿到錢她也許會高興。我媽寄信給我，信封被拆開又封好——錢收到

了，妹妹考上好學校。我以爲一切都會變好。

老鼠：你媽媽不會想見你。

長沉默。

廠長：我很生氣，出去又回來，外面沒有變，每個人還是那樣要求。我做不到，有聲音的人永遠做不到。（停頓）這裡全變了，給我錢的人變成頭頭，他記得我。不必圍著機器拚命工作，我有一間辦公室，各種畫具和材料，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但每週得給他們新產品的發想或草稿。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我設計的。

老鼠：你還是一個犯人，和我一樣。要做什麼就得做。只是多張辦公桌。

廠長：有什麼用？我只是廢人，偷拐搶騙，臉上寫著銀行大盜。我對外面一無所知。在這我是天才。無所不能的創意總監。有一張名片，



一套西裝，他們讓我和重要客戶談話，做樣品的年輕設計師相信我的意見必須絕對被尊重。

老鼠：那……你妹妹呢？她會等你吧？

廠長：我為工廠塗鴉，畫上裸體男女，但他們忙到沒時間打手槍。我沒有朋友，住小辦公室裡。他們說我是危險的天才。十年前我大幹一票，被關到現在。妹妹前幾年才出去，會計做假帳誣賴她，她一時氣憤，把對方給殺了。

老鼠：但她還是會等你。

廠長：妹妹好不容易嫁人，老公心疼她，對她好。她每週寫信給我。多的我不要，這裡是全世界。再三年就自由了，他們會給我更多錢，讓我設計新角色，搭配變成系列產品……企劃案還在討論，你覺得兔子，還是企鵝好？

老鼠：我想出去。我不想搬紙箱，聽老人自吹自擂，你創造的全世界只是布娃娃、鑰匙圈、

手機吊飾，你一輩子用不到！你妹妹看不到，這些都是垃圾！

廠長：在外面，我的東西賣得很好，不管家庭主婦、公司主管、田徑教練……甚至國中、高中小姑娘也喜歡羊，他們喜歡收集小東西。

老鼠：那是別人告訴你的。你根本沒看過。

廠長：我看過。只要穿西裝打領帶，所有人都尊敬你。他們領著我四處參觀，禮品店裡面擺滿商品，每個人發瘋似的把東西往籃子裡扔……電子腳鐐裝在我腳上，藏進西裝褲，我不在乎，再一陣子我可以跟他們談更多條件，也有更大的空間，更多資源……你要待在這裡三年？五年？要不要和我大幹一票？我可以讓你舒舒服服，胖上兩圈。

老鼠：我要離開。你們喜歡在蓄水池旁抽菸，我知道那裡有什麼。

廠長：你出不去的，蓄水池常常撈到屍體，有個下

都不用想……

老鼠：放我出去！

廠長：你這種人我看多了，沒有一個不被底下的世界迷惑，變成腫脹的屍體，發出下水道的臭味。不管你為什麼要出去，不該讓年輕人白費力氣。

老鼠：白費力氣？你花的腦筋才是白費吧，被賣還

幫人數鈔票。

廠長：少惹我。

老鼠：是嗎？

老鼠更用力想掙脫箱子，失敗。

廠長狠狠將老鼠腳下的箱子抽走，老鼠跌倒在地。

廠長：隨便你。把蓄水池旁的水溝蓋撬開，有個往下的螺旋梯。（停頓）記得把蓋子蓋上。



燈暗。

第五場結束。

第六場：下水道

流水聲。

場上很暗，有個女人在哭。

老鼠上。

女人：你有看到我的孩子嗎？

老鼠：這裡很暗，我沒看到任何人。

女人：該不該找他……盲目走動很危險……我在這裡等，可是他沒出現。

老鼠：你知道出口在哪嗎？也許他往那邊走了，我是從另一個方向來的。

把電話還給我，媽媽冷冷的說，「不要以為玩這種把戲就可以讓你玩到那麼晚，都一整天了。我等一下去接你回家。」

老鼠：喂！你把孩子當什麼？走點路沒那麼嚴重吧？

女人：你又把孩子當成什麼？大家都說母愛真偉大，快餓死時，寧可把自己的食物給孩子，也不讓他餓著……我辦不到。

老鼠：沒有人要你做什麼，你不是在找你的孩子嗎？他只是在又深又長的隧道裡迷路了，哭著叫媽媽……我們可以一起去找他，如果他找到往上的手扶梯，會到很危險的地方，小孩子沒力氣把鐵蓋打開……他會死。

女人：我不要。

老鼠：你恨不得丟掉他，為什麼要問我在哪裡？

（停頓）你需要他，他也需要你，一個擁抱也好，他現在一定哭著找你……小孩子害怕的事很多……告訴我他的樣子，我可以幫你

女人：我不知道，我在這裡等很久了。搞不清從哪裡走進來的，到處都一個樣……也許我早就弄丟他了。

老鼠：我要往另一頭去，要不要和我一起找你的孩子？

女人：不，丟了也好……我受夠他的哭鬧，憑什麼我得給他東西，哄他，抱他……我厭倦了。

小兔上。

如同前幾場，燈光跟隨著她。

小兔：小時候，我是模範生，表現好的人被老師帶去看木偶戲，老師請大家吃漢堡，玩了一下午。老師要大家打電話給父母，告訴他們什麼時候要來接我們。媽媽問我幾點要回家，我說十點，她氣得要命，我哭了。老師要我把電話拿給她，她跟媽媽講了很久很久，又

找。


小兔：只有我留在外面。天空很黑，風很大，我生自己的氣，為什麼不說呢？大家都在裡面，一定很開心……他們開車來，驚喜地抱住我，誇我好乖，沒有亂跑。

女人：別去，你找不到他，這裡很暗……他手上抓著一個布偶，頭掉下來兩次，又縫好，總因小事大哭……穿著白球鞋和藍色吊帶褲，紅色上衣……我縫得歪七扭八，為什麼他可以繼續玩？我討厭他的眼睛，討厭他哭，沒有人讓我這樣哭，可是他們都原諒孩子……

老鼠：你已經不是孩子了。站起來，這很容易……沒有那麼可怕。

老鼠試圖把女人拉起來，女人甩開他的手。

女人：放開我，放開我，我不會去找他……以前我被綁在那裡，現在被綁在他身邊，三歲、四



歲、五歲……不知道要數到幾歲他才會討厭我，不依賴我……我承受不了。那雙眼睛快把我逼瘋了。

老鼠：小孩子什麼都不知道，你怎麼可以丟下他？

你根本不知道，那麼小的孩子被丟在路上會多害怕……我小時候，在動物園迷路，急得大哭，沒人理我，我以為我被丟掉了。世界突然靜止，只剩下我的聲音……我到處找媽媽的裙襬，穿短裙的女孩們笑著走過我身邊……坐在原地哭了一小時，媽媽才找到我，她……

女人：她真的想丟掉你，但你哭了，她怕有人先找到你，被指控是不負責任的母親。那孩子要耍賴到什麼時候……他喜歡突然消失不見，看我慌張的樣子確定我會找他……這次我不找了，孩子會越長越大，自己消失不見，帶著孩子的孩子丟在我這裡，我不喜歡孩子，任何孩子……他們都要我愛，我哪有那麼多

希望孩子恨自己。

小兔：他們載我回家，路上買了冰淇淋，我不習慣他們對我好。一切都好得出奇，我回家，看了電視，洗澡，睡覺，只有那天，我是完美無瑕的好孩子。我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轉過身，走進黑漆漆的劇場，我就能擺脫這一切？那時候他們不是怕永遠失去我？

女人：不管怎樣他都會恨我，為什麼，我不懂，只有孩子可以恨母親，為什麼我不能恨這孩子？丟掉他很簡單，我丟掉了，可是我怕……怎麼能說我弄丟了他？

老鼠：你瘋了嗎？為什麼要恨一個孩子？他做錯了什麼？

女人：你不可能瞭解母親的痛苦……他在深夜哭，我掙扎著爬起來，給他換尿布，喝奶。郊區的鐵皮屋，睡在一張破床上，孩子在我身邊……不能讓他吵醒別人，他們會打他……我要活下去，和孩子一起活下去，但離開他們

力氣愛他們？

老鼠：我媽才會……

沉默。

老鼠：她會，她把我丟在外婆家，夏天的下午，她跟我說她會來接我，過了半年，外婆說她死了。外婆討厭她。我是孤兒，大家都同情我。同學不吃青菜，我幫他吃，老師給我一個橡皮擦，摸我的頭，如果家裡有困難，要跟老師說。外婆把我打了一頓。我把老師抽屜裡的橡皮擦偷走，丟到水池裡。

女人：你跟那孩子一樣，你小時候一定很愛哭。你只是要人抱，但你已經很大了。

老鼠：這裡只有一條路，我們一起走去另一頭……他只是要你去找他，他躲在附近，我聽到腳步聲……只要你去找他……如果他知道你坐這裡，一動也不動，他會很難過……沒有人

後，我又沒有力氣了，我以前可以看著那張臉又哭又笑，那時他是天使……我抱著他走過人群，沒有人發現我們。

老鼠：現在呢？你生下他就得負責任。

女人：要負什麼責任？我不小心有了孩子，孩子的爸意外過世，他們要我當他們的家人，一起生活。那時我還愛他，以為我可以靠著對死人的愛養大這孩子……最後我在木板床上產下孩子，夜晚痛得哭吼，沒有人聽見，他們去外面徹夜鬼混，醉醺醺地回來。剛出生的孩子令我失望極了，他一點都不像爸爸，青色的皮膚，像隻小蜥蜴……我帶著孩子離開那個家，我還很年輕，但沒有人願意再愛我……你懂嗎？愛，我也是個女人，不只是母親！

老鼠：他只是要你抱一抱，管你愛上誰你都得愛他，他生下來是希望被愛的……一點點就夠了。



女人：等他肚子餓就會來找我。他始終斷不了奶，天堂許諾男人流著奶與蜜的樂土……我給不了他，我只是平凡人……不想繼續騙他……這些遊戲我受夠了，我以為哄孩子和扮家家酒一樣……他吵著回家……我走不動了……不能告訴他，我回不去了……我的腳一直流血……他該出來了，我只是想讓他知道我在找他，好累，我要睡了……

老鼠：醒醒！我會幫你找到孩子，帶你去找醫生，我能……

女人：太遲了。我早就不能走路了。他們找到我，問我孩子在哪裡。我不知道，我找不到他，總有一兩天會突然找不到……他們打斷我的腿，把我丟在路邊，我在這裡叫他。他不要回來最好。別被他們找到。

老鼠：如果我找到他，我要告訴他什麼？

女人：你母親恨你，別再等了。

醫生：（翻著病歷表）希波克拉底，西元前四六〇至三七〇年，人稱醫學之父。既是同行，就不客套了……您的症狀是？的確很難受……一生在別人的痛苦中打滾，像隻臭烘烘的豬……是，我明白豬是愛乾淨的動物，但牠們得在爛泥巴打滾，好讓自己不被寄生蟲……我們也是，白袍雖然乾淨，我可不想帶回家裡，好像把那些呻吟一併帶回去了……他們在我面前哭、打滾、大叫，有人等得不耐煩踹破窗戶……對不起，即使是現代，有些病依然無法治療……恕我直言，您的疼痛並非實際存在的病變，而是一種……嗯，失調，引起。如您所說，人體中各種液體必須維持平衡……是，這是不平衡的表現，主因是壓力造成內分泌系統……

小兔上，燈光跟著她，她在石膏像附近坐下。

沉默。

老鼠和女人處燈暗。

小兔：七歲，我第一次說謊。媽媽問我，連鞋帶都不會綁，要是他們不在，我自己一個人要怎麼過生活？我放聲大哭，要他們不要走，不是因為愛，是怕不哭會真的被丟掉。

燈暗。第六場結束。

第七場：治療

燈亮時醫生已在場上，面對一個素描用半身石膏像。

老鼠躺在石膏像旁的平臺上，閉著眼，像睡著了。

小兔：我換過三個醫生，以為會有人聽我說話。不告訴別人。我和第一個醫生說了好多，她只是要我休息，等自己平靜點，多做喜歡的事情，和朋友出去走走。他們說我自律性神經失調、憂鬱症、恐慌症，偶爾會有躁症發作。我知道我什麼都沒有，但我沒有發言權，只能去櫃臺領藥。我開始編故事，他們想知道什麼？只要問問題，我就說給他們聽……我又開始說謊，這樣大家都很方便，但一點用都沒有。醫生不是壞人，只是沒有力氣，和我一樣。

老鼠醒來。

老鼠：這是哪裡？你是誰？

醫生：如你所見，我是個醫生，正在看診。（翻了翻病歷表）編號六九八二，十八歲，男，大家都叫你……「老鼠」。



老鼠：我爲什麼會在這裡？這裡是「工廠」嗎？

醫生：不是。他們管這裡叫「監獄」。你昏倒了，被他們送進來。

老鼠：我以爲出去了，爬下螺旋梯，記得扶手冰涼的觸感，腳踩鐵板的咚咚聲……水淹過腳踝，每一步都濺起水花，褲子溼透……隱約聽到小孩的哭聲，然後我看見一個女人……

醫生：那個女人長什麼樣子？

老鼠：太暗了，看不清她的臉，她留著長髮，下半身泡在水裡，也不清楚她穿什麼，只覺得她穿得很多……一直發抖……她身上有一種香味……像是……茉莉花，對，也像太陽曬過的棉被……

醫生：你的意思是，來這裡前，你經過下水道，並遇到一個女人？

老鼠：還有小孩。那個女人在找她的孩子，她的腳受傷了，一直流血……

醫生：嗯，大腿有主要動脈，傷到會大量失血。你

有看見那孩子嗎？

老鼠：沒有，只記得我在找他……可是沒找到。

醫生：聽起來不像現實，是潛意識慾望的投射……（停頓）你想過嗎？也許你被送來前，根本沒有遇到那兩個人，那只是你的夢。而你，我手上所有與你有關的資料，都是監獄送來的，你從未逃出去。

老鼠：我不知道你這話有什麼根據，但這裡比「工廠」舒服多了，沒有噪音，不用工作。沒有討厭的長官，不用淋雨……（伸懶腰）嘿，不想睡個午覺嗎？

醫生：我倒是快瘋了……看看這些軟墊，不能上網，不能打電話，沒有刀片、鞋帶、電線，甚至連筆芯都沒有！

老鼠：那又怎樣？你有沒有在網咖撐著眼皮，無論如何都不能睡著，以免自己身上的東西全被摸走的經驗？沒下雨時我睡在橋下，下雨時就去網咖，隨便開個遊戲玩，反正總可

以殺時間。每天在書店看書度過一天，保持乾淨、整齊，不然會被店員趕走……有時

我會讀檢來的報紙，但打蒼蠅永遠比新聞緊急……

醫生：你喜歡這種生活嗎？

老鼠：你喜歡嗎？

醫生搖頭。

老鼠：比起來監獄簡直是天堂。至少不用忍受胃快要燒掉的饑餓感……

醫生：胃穿孔。年輕人得這種病會難受一輩子。

老鼠：我也想坐在書桌前順順利利念到大學。

醫生：你不知道我媽多瘋狂……要看到血就會昏倒的人去當醫生……

老鼠：喂，你是小學生嗎？怎麼開口閉口都是媽媽？

醫生：因爲你說有個女人在下水道找她的小孩……

爲什麼想找到那孩子？你根本不認識他們。

老鼠：那個女人很痛苦……小孩會很難過……他迷路了，母親不能去找他……那女人的腿斷了……

醫生：你認爲這個小孩需要母親？他也可能非常恨他母親，想要逃走，才主動離開。

老鼠：那女人說，孩子偶爾會躲起來，希望媽媽能找到自己……我小時候也會，我媽媽很少去找……她太忙了……

醫生：也許這是你主觀情緒的投射。

老鼠：什麼是主觀情緒？
醫生：遭遇過某此事，產生對應的情感，看到處境相似的人，就會用該情感解釋對方發生的事。

老鼠：少來這套！你們最喜歡用這種東西唬人……你和他們一樣自以爲是，不是把我關在假惺惺的寄養家庭，就是送進監獄……

醫生：的確，心理學很難被證實……我們很努力，不過「心」這東西，看不見也摸不著……藥物



控制的是大腦，心在哪裡？沒有人知道。我也只是照著課本開藥的庸醫，才會被關在這裡。

老鼠：我以為只要你想就可以出去。

醫生：他們在審判我。結果出來前不能離開。

老鼠：你做了什麼？

沉默。

小兔：我計算藥量，只要吃三十顆 Cymbalta 就會死掉。普拿疼是二十六顆，如果加強藥效，只要二十二顆。人很脆弱，醫生說，不用為自己的病覺得羞恥。明明是把頸子放入繩圈就害怕的膽小鬼，卻擁有意外的知識，我從來沒有……人很脆弱，不管不小心死了或活下來，我都感到非常困擾。

老鼠：我們要怎麼離開這裡？

醫生：不知道，我被人捆在床上推來，沿途只能看

但她們常因其他事情丟下孩子……母親很容易分心。

沉默。

醫生：別告訴別人。

老鼠：我知道。

醫生：我打了人。那個患……我私下叫她「小兔」，她看起來好像一碰就碎……偷竊、割腕自殺，她被母親送到這裡來，一句話都不說。她母親非常神經質，只要小兔與我談話結束——大都是我自言自語——她母親就慌慌張張地拎著手提包闖進診間，叨叨絮絮地問我女兒怎麼了。

沉默。

醫生：我說，小兔都不說話，無從判別情況，也無

天花板。被打了一針，不知不覺睡著。醒來就在這，原來我在六樓精神科。我從沒來過這裡，護士會把患者領到面前。

老鼠：我聽到那孩子在哭。

醫生：幻聽。毋庸置疑。你哪隻耳朵聽到了，這裡隔音效果好極了，就算尖叫、用力撞牆，與你一牆之隔的室友一點感覺也沒有。

老鼠：我在下水道聽到孩子的哭聲……

醫生：你不該把哭聲帶進來。醫院是很嚴肅的。

老鼠：我想念我母親。她頸間的香味……

醫生：我一點也不。憑什麼小孩不想逃離母親？小時候我偷跑出門，我媽動員全村的人找我，以為我被人拐騙，或已經溺斃……我只離開她的視線幾分鐘。其他孩子在河堤玩耍，我被媽媽揪著耳朵回家。這是母親，當她用同樣嚴厲的標準對待我的功課、朋友，甚至女友時，怎能不厭煩？

老鼠：那是你的「主觀經驗」。沒有人不需要母親，

法決定如何開藥。她母親聽了幾次，當場打了小兔一巴掌。小兔面無表情地看我，平常我會說，「媽媽不要心急，小兔受到很大的打擊，需要時間恢復……我們只能陪伴。」我怎麼能告訴她不可能治好她女兒？對，我是庸醫，我受夠重複無意義的話了……我打了她母親……她倒在地上，我發狂似地踹她，幾個護士架住我，那女人奪門而出，我和小兔對看一會，她對我點點頭，離開。

老鼠：小兔多大？

醫生：十六或十七歲。她不需要母親。

老鼠：我沒有媽媽讓我躲在她身後。

醫生：（自語）小兔好像期待我這樣做……她真的痛恨母親嗎？或者只是我的補償心理？

老鼠：孩子沒辦法恨母親，就算她對孩子說謊。

醫生：母親過世後我才結婚。對她說謊太難了……我不可能說實話……我不可能愛女人，但我還是結婚了，沒有情人的我，身邊又多了一



個母親……

老鼠：你的孩子愛母親嗎？

醫生：女兒和母親似乎不容易處得好，或者，很難和一個愛孩子勝過自己的母親好好相處。反正她也離開了……只留下保存母親記憶的，一個整天發呆的女人。

老鼠：她去哪裡了？

醫生：不知道，有天我回家，妻子在哭，窗戶打開，風吹開窗簾……此後我太太都睡在女兒的房間。

沉默。

醫生：我們陷進去了，沒有女兒一切都失去意義，我不知道如何打破這僵局……我和妻子一直等待……離婚？還是繼續？也許我們該有新的生活，卻遲遲等不到這段時間的見證人……世上我唯一愛的女人……

沉默。

老鼠：你繼續看診吧，我累了。

醫生：（對石膏像）不管您怎麼說，我不道歉，不回去看診。您不是也為此痛苦嗎？「今天我進入醫業，立誓獻身人道服務；我感激恩師，如同對待父母；本著良心與尊嚴行醫；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顧念……」何必給他們無用的希望？我見過新護士被要求下跪，只因她抽血技術不夠好！對待患者如同家人？只有女兒是我的家人。

燈暗。

燈亮時，只剩下小兔一人在場上。

小兔：怎麼能說我快要放棄活著？要跟誰說？只會拿到更多藥……沒人在意藥效，什麼效果

都沒有，我繼續說謊，越說越多……我甚至以囤積這些小東西為樂……直到發現我總

想一口氣吃光它們……我每天早上要吃兩顆 Cymbalta，晚上還得再補上一顆 Zoloft……已經不是正常人，卻還要像正常人一樣，七點起床，八點到學校，五點下課……生活就是不斷說謊，我能怎麼樣呢……最怕被識破的時候，怕媽媽問我，「其實你沒病吧？」每天跟自己說，你沒有病，沒有，趕快收東西上學，卻怎麼也動不了……

燈暗。第七場結束。

第八場：孤兒

擺設一如第七場，燈光很暗，燈亮時老鼠已在場上。

老鼠躺在平臺上，閉著眼睛，像是睡著了。

女孩上，燈光跟隨著她。

女孩小心翼翼地走近老鼠，碰了碰他的肩。

老鼠跳了起來。

老鼠：你怎麼會在這裡？

女孩：等一下再說，被抓到就慘了，我才擺脫掉那些護士。跟我走，快點。

老鼠：為什麼？

女孩：難道你想在這待一輩子嗎？我爸睡得很熟，快走……

女孩強拉老鼠離開。

兩人奔跑，腳步聲越來越小，逐漸被水聲取



代。

老鼠：這是哪裡？

女孩：誰知道？我們自由了。這裡到處都是這樣。

沒有人找到我們。他們不會離開醫院。

老鼠：你對這裡很熟？

女孩：一星期前，我在街上被多事的警察逮到，他們聯絡我媽……我被送到這裡來。這裡好像有些規則，我不清楚，奇怪的事一直出現……好暗，到處都是水……該死，我的鞋子溼了。

女孩踢掉鞋子。

女孩：我最討厭皮鞋。他們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，送去精神病房。

老鼠：我沒穿鞋子。

女孩：你好像在流血……坐下來，我看看。（女孩扶

老鼠坐上平臺）你倒是挺有精神的。

老鼠急忙遮住自己的鼠蹊部。

老鼠：和你沒關係。走開，我不想看見你。

女孩：都過那麼久了，也不是多大的數目，算作我的工資吧。

老鼠：你意思和我談工資？每天閒晃，只等他們晚上和你睡覺！

女孩：除了你。

老鼠：我不想和他們一樣。

女孩：你不想讓他們聽到……那麼小的地下室……

老鼠：我不知道爲什麼其他人都假裝沒有聽到，莫名其妙的許諾和情話……他們叫的都不是你的名字。

女孩：有什麼關係？他們不過是想念媽媽。

老鼠：當他們舔你胸部時，你以爲自己是解救他們的聖女嗎？真讓人噁心。我討厭你，你只想

證明自己高人一等。

女孩：誠實點，難道你不想嗎？

沉默。

老鼠：他們輪流進你房間，其他人睡在地板上，聽那張爛床晃動的嘎吱聲，你輕聲細語，像小貓，裡面的人越來越激動，最後竟哭了起來……你到底在想什麼？他們經過你，變得越來越沉默，發現你離開，也沒人有反應……我大罵他們，那些兇悍的臉只是默默低下頭……你做了什麼？你還在的日子，每個人都想要回到那個破地方，你一走，我們也散了，他們一個個消失不見，只剩下我。

女孩：我給他們一個暫時的家。在你眼中，我遊手好閒不事生產——如果有所謂「生產」可言。我只會煮東西，收拾房間，但我是他們的獎賞。懂嗎？我是奢侈品。是下班後的冰啤

酒，讓他們覺得辛苦值得。

老鼠：你從以前就有自己的房間嗎？

女孩：對。我必須有獨處空間。他們也需要。

老鼠：真蠢。明知道外面連房間裡的呼吸聲都聽得到。

女孩：他們不相信你，因爲你沒有加入這個祕密。他們在考驗你。

老鼠：你又知道了？大小姐，快回去你原來的生活吧，反正不管幾次，你的父母都會原諒你，愛你，接你回家。

女孩：我回不去了。你沒看見嗎？我爸和你睡在一起，我媽歇斯底里地在家裡走來走去……我走後，我們家全毀了。我不知道家這麼脆弱。

老鼠：少來。我根本不應該把你撿回來的，你這騙子、妓女、背叛者！你爲什麼要走？

女孩：我怕他們，更怕你……他們不斷慾望我，而你，你到底在意什麼？



老鼠：他們居然買自己喜歡的衣服給你。你是女神，他們可以觸碰、隨意為你打扮，爭論到底你比較愛誰，但你只是一視同仁地微笑……我恨你！你又讓我變成一個人。我的朋友……第一次沒有人會因為我沒有父母而嘲笑我，可以躲在他們背後，悄悄摸走別人的東西，他們會說，幹得好……

女孩：都過去了。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滿足你。其他事我無能為力。

老鼠：你搶走了我的一切，只打算這樣補償？你以為你是誰？你不是我的公主。我聽到他們這樣叫你……那我們是什麼？七個小矮人？

老鼠將女孩推倒在平臺上。

老鼠：我以為我是他們的小弟弟，被他們照顧著……卻發現我是男人，他們也是男人，而你高高在上，是不同於我們的，美麗生

我無法忍受……他們很快面臨選擇，但你從不選擇……帶我走好不好？我們可以一起……

老鼠：你多得是機會，為什麼之前不走？你更可能保存聲音活下去。

女孩：不，越多資源越是要擠壓著你，非得要你按照規則、手冊，正常作息走下去，我非得要過一個被認可的人生，同性戀也得結婚，我們被迫參加遊行，和其他人大聲主張自己的權利……我不要這樣，十年後我只會在意我擁有多少……給你我的全部，帶我走，我已經被這些東西弄得越來越困惑了……

沉默。

女孩：我只有這些……我知道，你只是想要母親，對嗎？

老鼠：我要你，讓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

女孩：我的小孤兒。你從來不是個男人。你想要成

物……他們小心翼翼地養著你，如同養一隻受傷的燕子……王子來了，你就隨王子離去，就像痊癒的燕子隨春天飛走……

女孩：你愛他們，卻渴望我。

老鼠：我愛這個沒有命名的小團體，是你介入了我們的宇宙。和他們一起生活很愉快，大聲笑，大口喝酒，不需要營養均衡，互相開著下流的玩笑，不用介意穿著……

女孩：好笑的是，你的精神潔癖叫人不敢恭維。（停頓）你不知道嗎？男孩變成男人的瞬間，我看過非常多次……他們非常迷濛地，知道一些事，但又不敢聲張，深怕那祕密消失……

老鼠：你到底想說什麼？

女孩：我們一起逃走吧。我不想變成我父母那樣的人，世上的人都瘋了……我非得丟棄聲音，不然就發瘋……不，他們連瘋子也不放過，切下聲音，跟廢針筒一起丟進排水溝……我離開你們，因為我發現他們也漸漸失去……

為母親。

女孩讓老鼠躺在平臺上，跨坐到他身上。

燈暗。第八場結束。

第九場：離開

老鼠和女孩躺在平臺上。流水聲。

燈光很暗，像在黑暗中說悄悄話。

女孩：沒有星星。

老鼠：下水道看不見星星。

女孩：突然很想看星星，燈光也好。到處是黑色的水，讓我想起燈光在河上漂的樣子。我抱著書包坐在捷運上，從第一站搭到最後一站，看著自己錯過我家三次，提不起力氣下車，

心臟快跳出來了，我想吐、噁心、胃痛……我跪在捷運地板上乾嘔，終點站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沒有人在乎我。（停頓）和我家一樣，看起來圍著我打轉，卻完全不在乎我。他們連自己都不在乎。

沉默。

女孩：我爬出車廂，看到一片黑色的河……燈光在河上漂著，每盞燈光都是一個家……我想要找地方躲起來，走到河裡，水越來越深，但我沒辦法往前……好冷，真的會有人發現我嗎？會有人知道嗎？費盡力氣游上岸，覺得自己是個膽小鬼，不爭氣的哭了，心臟好痛……你拉我起來，要我跟你回去。

老鼠：都過去了。（停頓）你教我鋼琴好不好，如果能找到鋼琴……小時候想學，但一說出口就被打。

女孩：他們來了。
老鼠：我帶你逃走，雖然不知道路，但可以甩掉他們，兩個人重新開始。

老鼠跳下平臺，拉女孩的手，女孩放開他的手。

女孩：你快走，如果他們發現……總會在哪裡被抓住，被拖回正常的生活……跟你們在一起很开心……可是我不能……被找到的那天，我媽一直哭，我爸拿東西砸我，有氣無力地大吼大叫，他們突然老了……媽媽說爸爸進了一次醫院又出來，心梗梗塞，要我病好就回家，不要讓他們擔心……

老鼠：我以為你不喜歡……
女孩：我欠他們，他們養大我……我不懂，為什麼不願意，還是出生到世上……

老鼠：我們現在就走，不用擔心，我會像以前一

女孩：我什麼都不想學，不想畫畫，不想寫書法，只想去馬路上跳格子。我媽說我是個野丫頭，她只是找不到理由罵我。一向這樣，笑著說話，可是很生氣。

老鼠：我媽，還有我外婆想生氣就生氣，規則很簡單，不要吵，不要在家裡吵，不能想要任何東西。守規矩就活下去。犯點錯打個半死。

女孩：好好喔，不用猜來猜去。

老鼠：但很痛，她們讓你用身體記住，久了就不想說話了。我在只是多一雙筷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除了餓飽我，其他與她們無關。我越長越大，只學會不讓外婆發現我犯錯。她老花，又不識字，學校的東西都讓我拿她的印章去蓋。

越來越近的脚步聲。

老鼠和女孩警覺的坐起身。

女孩：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。
老鼠：你要去哪裡？不要回去……我不想再在河邊看見你……

女孩：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……如果要正常生活，不能是現在這樣。
醫生上，旁邊帶著兩名護士。

醫生：編號九六五一，新到院的病患，十七歲，幻聽、輕微精神分裂，有自殺傾向。

護士一左一右抓住女孩，女孩緩緩癱倒。

護士一左一右抓住女孩，女孩緩緩癱倒。



老鼠拳打腳踢的想要把女孩救走。

護士們對老鼠打了一針，老鼠癱軟在地。

兩名護士將女孩帶走。

醫生走近老鼠。

醫生：我們又見面了。

老鼠：你……不是……不能看診嗎？

醫生：我要把家人找回來，我失去的，所有，一切，我會治好她，讓她可以好好生活。不要像你，或者，像我這樣。

老鼠：還給我！把奪走的都還給我！這世界不公平！

醫生：你偷走的東西有還給人家嗎？

老鼠：那是因為……這世界奪走了我的……

醫生：你只會越欠越多。給我你的聲音，你就誰也

不欠，安靜地在世上行走，誰也不記得你。

老鼠：我才不要。

醫生：你可以笑，可以哭，不會再痛，也不會再失望。你可以變得正常，像其他人一樣，過普通的生活。他們接受你，你不是異類，也不會孤獨。

老鼠：我只是老鼠，發出小小的聲音，偷走別人的麵包。你要我的聲音有什麼用？欠的繼續欠吧，和我沒有關係。

醫生：是你自己說的，別後悔。

醫生轉過身，面對觀眾，比了一個誇張的手勢。

醫生：打開閘門！

越來越大的水聲，幾乎要震破耳膜。

老鼠像是死了一般躺在地上。

燈暗。第九場結束。

第十場：海邊

和第二場一樣的擺設及燈光。

小兔的歌聲持續。

音樂盒的聲音。

老鼠上。

歌聲停下。

聲音：我以為你不會回來。沙灘很大，很安靜，卻很擁擠。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樣的……聲

音，他們彼此不交談，在海裡吸吐無聲的泡泡……只有我唱歌。

老鼠：怎麼了嗎？

聲音：不知道為什麼我可以唱歌，他們那麼想說話，但誰都聽不到……

老鼠：丟掉他們的人不想再說話了。丟掉聲音的人也不會互相交談，他們說話，但不對另一個人說話。

聲音：我聽不懂。

老鼠：東西有東西的故事，人也有自己的故事，不想再和別人說故事時，就會把聲音丟掉。

聲音：我不想再被丟掉。

沉默。

老鼠翻找口袋。

老鼠：吶，我弄到了。



聲音：什麼？

老鼠：錄音筆。從一個國中生手上弄來的。

聲音：你要把我錄下來嗎？

老鼠：我們把其他人的聲音一個個裝到這裡，等到這片海有自己的聲音之後，你就可以聽到海浪的聲音了。

聲音：你不想錄下我嗎？我可能不見，也不會一直在這裡。

老鼠：別人的聲音，幫他們收好，或許還用得著。

至少鯨魚和海豚不會無謂地死去。我喜歡

你，不是不想把你留下來，留下來沒有意義。

聲音：爲什麼？

老鼠：留著也會不見，我不怕你走，知道你在某個

地方唱歌，就很夠了。

聲音：如果我們隔得很遠，你怎麼會知道？

老鼠：你有聽過貝殼的聲音嗎？

聲音：像海浪，一陣一陣的。

老鼠：外面的空氣和貝殼裡的空氣共振，發出聲

響，比普通振動更大聲，吉他或小提琴，都是模仿貝殼做出來的。以前覺得貝殼裝著只屬於我的海浪聲，現在我和你在一起，我們可以共振。不管你去哪裡，空氣裡充滿你的聲音。貝殼知道所有事情，你消失，或我忘記了，就把貝殼湊近耳朵。

海浪聲由小而大。燈光漸弱。

燈暗。第十場結束。

（全劇終）